

用破一生心 (修订版)

名家雅谈

知而行书坊

文化名家谈史录

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历史是在深厚的文化与思想里成体系。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京华出版社

用破一生心 (修订版)



知而行书坊

名家雅谈

文化名家谈史录

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历史是在深厚的文化与思想里成体统。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破一生心:文化名家谈史录/杨耀文选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ISBN 7-80724-150-0

I. 用... II. 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550 号

文化名家谈史录——用破一生心

编 著 □ 杨耀文选编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编辑部)

E-mail: 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960mm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6 印张

印 数 □ 1-3000

出版日期 □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724-150-0

定 价 □ 26.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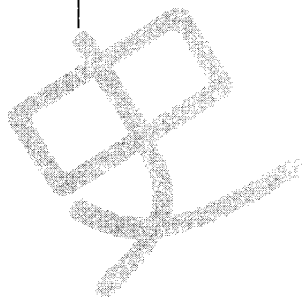
前言

谈到历史，人们往往说它“厚重”，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太过源远流长。历史中有皇帝、有名士、有诗人、词人，还有一部部名著……哪怕只谈其中一点，都要洋洋洒洒数十万、数百万字。

本书收录了近30位现当代知名作家的谈史散文，共计34篇。每一篇都堪称经典之作。通过这些名家对历史的评判，使人们透过时间的重重迷雾，一步一步地看到了历史的真相。

本书中收录的史论散文，不仅能够打开人们尘封多年的记忆，而且将一些偏离事实真相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原回了本来的面目。一些散文名家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历史的，使这些散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也很有代表性。读了这些文章，不仅能开阔人们的阅读视野，而且能够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在提高文学素养的同时，还能激发人们的审美情趣。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重演，其实文章又何尝不是呢？文化名家在写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有可能是触景生情，有可能是灵感的瞬间爆发，一挥而就。无论怎样，这些出自不同作家之手的经典之作，都不会再有第二篇。这本书从谈史的视角出发，精挑细选，把这些大作收录一册，使得这本书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



目 录

漫谈皇帝	季羨林(1)
黄帝不死	穆 涛(3)
挥手之间	方 纪(8)
张謇:能受天磨真英雄	来新夏(15)
天津香港的相通命运	来新夏(20)
雄关赋	峻 青(24)
阳关梦	李若冰(31)
嘶马悲风	艾 煊(36)
歪批《水浒》	牧 惠(39)
匹夫董卓	李国文(42)
谢宣城之死	李国文(48)
浩气长存	林 非(58)
读布哈林遗嘱	邵燕祥(67)
用破一生心	王充闾(76)
寂寞濠梁	王充闾(89)
汨罗江之祭	李元洛(93)
袁崇焕无韵歌	石 英(100)

目

录

文化名家谈

史

录

CONTENTS

犁铧,耕耘着宫阙	雷抒雁(103)
静影沉璧	杨闻宇(106)
六骏踪迹	杨闻宇(111)
今日贺兰山	杨闻宇(116)
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121)
历史的暗角	余秋雨(139)
读韩愈	梁 衡(159)
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165)
忆汉家寨	张承志(177)
沉 船	高洪波(182)
李白之悟	刘长春(185)
老西安	贾平凹(192)
晚唐遗梦	朱以撒(214)
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节选)	高建群(218)
说黄宗羲的“名士风流”	夏晓虹(228)
群众汪洋	筱 敏(236)
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	朱 鸿(242)

季羨林

漫谈皇帝

经典雅谈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厚、黑、大也。

在历史上，中国有很多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皇帝。对于这些“天子”们，写史者和读史者都不能不写不读。其中有一些被称为“圣君”、“英主”，他们的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有一些则被称为“昏君”、“暴君”，他们的暴虐糜烂的行为则遗臭万年。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但是，对“皇帝”这玩意儿的本质，却没有人敢说出来的。我颇认为这是一件憾事。我虽不敏，窃愿为之补直罅漏。

首先必须标明我的“理论基础”。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书，叫做《厚黑学》。我颇同意他的意见。我只觉得“厚”、“黑”二字还不够，我加上了一个“大”字，总起来就是“脸皮厚，心黑，胆子大”也。

现在就拿我这个“理论”来分析历代的皇帝们。我觉得，皇帝可

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历史是在深厚的文化与思想里成体统。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以分三类：开国之君、守业之君、亡国之君。

开国之君可以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马上皇帝为代表：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两人都是地痞、流氓出身，起义时身边有一批同样是地痞、流氓的哥儿们。最初当然都是平起平坐，在战争过程中，逐渐有一个人凸现出来，成了头子，哥儿们当然就服从他的调遣、指挥。一旦起义胜利，这个头子登上了宝座，被尊为皇帝。最初，在金銮殿上，流氓习气还不能全改掉。必须有孙叔通一类的“帮忙”或“帮闲”者（鲁迅语）出来制订礼仪。原来的哥儿们现在经过“整风”必须规规矩矩，三拜九叩，三呼万岁，不许乱说乱动。这个流氓头子屁股坐稳了以后，一定要用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杀戮其他流氓，给子孙除掉障碍；再大兴文字狱，杀害一批知识分子，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然后才能安夷“龙御宾天”，成为什么“祖”。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厚、黑、大也。

他们的子孙继承王位，往往也必须经过一场异常残酷激烈的宫廷斗争，才能坐稳宝座。这些人同他们的流氓先人不一样，往往是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养于宫女宦官之手，对外面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有的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司马衷“何不食肉糜”的笑话。有些守成的皇帝简直接近白痴。统治人民，统治国家，则委请一批“帮忙”或“帮闲”的大臣。到了后来，经过了或短或长的时间，这样的朝廷必然崩溃，此不易之理。中国历史上之改朝换代，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这些守成之主中，也有厚、黑、大的问题。争夺王位，往往就离不开这三个标准。

至于末代皇帝，承前辈祖先多少年来留下之积弊，不管他本人如何，整个朝廷统治机构已病入膏肓，即使想厚、想黑、想大，事实上已无回旋的余地，只有青衣小帽请降或吊死煤山了。

一部中国史应当作如是观。

穆 涛

黄帝不死

经典雅谈

我们的传统似乎并不鼓励个人在心灵深处树立信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道德的力量高于一切，甚而允许摧垮民族的脊梁。

生在中国，不能信仰中国的东西实在是份遗憾。我想，和尚剃光头发绝不在于头发的沉重，而在于剔去人生的追求。求什么样的人生便有什么样的意义：老庄逍遥隐忍，恬淡消极；墨子工于心智，失之计较；韩非子宏图伟业，手段残辣；儒学功名荣耀，又违性伤真。自从砸塌孔家店后，我不知道再该信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传统似乎并不鼓励个人在心灵深处树立信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道德的力量高于一切，甚而允许摧垮民族的脊梁。

至此，我成了一个毫无信仰的人，心的深处苍茫一片好个辽阔。夜凉的时候，面对这片荒原，竟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轩辕庙是我们众多宗祠中最特殊的一所，它朴素之至，既不雕栏，也不镏金。一色的青砖素瓦，在阳光下闪着悠悠的光泽，一株七人合抱

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历史是在深厚的文化与思想里成体系。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不严的古柏便是唯一的风景了。那巨物距今已沐浴了近五千年的风雨,据说还是轩辕黄帝当年亲手栽下的,后人奉名:黄帝手植柏。

大殿内不供奉黄帝的真身,仅设一幅石刻的轩辕黄帝像。更没有缭绕的香火。发了横财但求夜里能睡着觉的,或太想做官的人,进得殿内自然就免开俗嘴了,黄帝是不助长人的隐私的。

黄帝是很有胸襟的,他一身青衣素袍地站在石壁上,恐怕是被供奉者中唯一站着的至尊了。在石刻内,黄帝的头微微向内侧着,双手上下分扬,一副解说员的模样,指向隐于他身后的一群智慧创造发明者:造字的仓颉,建屋造船的共鼓、货狄,制陶的宁封,酿酒的杜康,以及火镰的发明者祝融,一代神医俞跗。在累世的供奉者面前,不端坐着承受后人的朝觐,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为人类的进步而脚踏实地工作着的劳务者的身上,这是唯黄帝仅有的美德。黄帝陵是一座衣冠冢。黄帝在百姓的心里是没有死的。任何怀念都是有源头的,只要这源头是一份具体的、实在的、可以随时触摸的东西。这就像滚雪球,只要有一个坚固的内核,外表的积累会越来越巨大。相传黄帝活到一百一十岁的时候,玉皇大帝命九天玄女托梦给黄帝,说:“你战蚩尤,降神农,一统三大部落,建立了部落联盟,创立了世上第一个中央共主的国家;你做衣冠、造舟车、教蚕桑、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发明指南车,百民安居乐业。因你功大无边,玉帝决定召你乘龙回天宫。”“这功名怎么全部落在自己头上了呢?”黄帝恍惚醒来,一连数日为此事苦忖。最后决定到首山采铜,搬到荆山铸鼎。黄帝命工匠把凡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的名字全部刻在鼎上,对贡献特别大的几位大臣,连肖像也一并铭刻下来,以资后人悼念。五百天之后,身高一丈三的巨鼎终于铸造成功了。黄帝命人把它搬到荆山脚下,同时召开宝鼎铸成的庆功仪典。这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如潮涌。正值仪典的高潮,一巨龙从天而降,龙头一直触到宝鼎上。在场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张皇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黄帝缓步跨上龙背,仪态万方地向人们点头作别,巨龙升

上天空。至桥山（即黄陵县）上空，黄帝对巨龙说：“我在荆山铸鼎，已一年多时间没回桥国，这里的臣民在等我回来，你能否停一下，我要与他们辞别，再看一看我亲手栽的柏树。”巨龙便在桥山降落下来。桥国的臣民听说黄帝乘龙升天，便奔走相告，一起涌至桥山，将巨龙团团围住。黄帝不能下龙背，只好在龙背上与大家作别。人们依依不舍，不忍黄帝离开人间，有的拽住黄帝的衣襟和鞋子，有的牵着巨龙的胡须。围拢的人越聚越多，正在难分难解之际，时辰已到，巨龙抖动庞大的身躯，腾空而起，臣民们有的扯下黄帝的衣襟，有的拽掉黄帝的一只鞋子，连黄帝悬在腰间的宝剑也被扯了下来。人们再也见不到黄帝了，伤痛之后，为了便于永久的怀念，便将黄帝的衣襟、鞋子和宝剑埋在桥山之巅。这便是黄帝陵的源头。

之后，每年的春天，冰冻的土地苏醒的时候，百姓们便自发地到桥山之巅祭奠黄帝，这以后就成了定例。人们拿着自酿的家酒和蒸制的各种吉祥物形状的面点，贫穷的人家便以野花编织的花束、花篮及水果，向黄帝诚表一片敬意。祭奠黄帝是不用牛羊牲畜的，不是因为黄帝是一个素食家，而是因为黄帝是第一个倡导饲六畜以兴旺人类的君王，这便是“民祭”。汉代以后，又有了“公祭”。每年清明节这一天，或帝王躬身亲行，或派遣要臣祈愿黄帝的在天之灵，保佑权业的安泰。但“公祭”始终没有取代“民祭”，二者是并行的，且“民祭”更隆重，往往持续几日。

1937年的清明节在黄帝陵的历史上是特殊的。这一天黄帝被“公祭”了两次。先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派遣的陕西省党部要员组成的公祭团。之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的使者林祖涵等一行，其洋洋洒洒的祭文是出自毛泽东指点江山的巨手。当年，那段祷告黄帝的文字，博得了国人极大的敬意。

黄帝陵有一棵柏树是相当奇妙的。

西汉无封元年秋天，汉武帝刘彻召集十二位将军，调集十八万人民，北巡边疆，大军驰道北上，出长城，登单于台，直抵边关，威震匈

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历史是在深厚的文化与思想里成体统。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奴未敢出兵交战。汉武帝等了数日，恐延了封禅时间，决定收兵回京城。为了节省时间，大军没有从原道返回，而改从延安以南直插庐州、坊州，行至阳周郡（今黄陵县）桥山，看到山顶上高大雄伟的黄帝陵冢，即下令停止行军，备礼致祭，不论将士，不论尊卑，数十万人仅一天一夜时间便在黄帝陵的对面筑起一座高大的祈仙台。第二天旭日东升的时候，汉武帝命令十八万大军列仗桥山，俯首默祭。武帝卸下身上盔甲，挂在一棵柏树上，然后独自登台，祈愿黄帝保佑大汉江山永远太平。这便是史载的“十八万大军祭黄陵”。

汉武帝挂过盔甲的这棵柏树，自此以后，周身上下斑痕连连，纵横成行，树枝树干皆如此。这便是桥山柏中独一无二的“挂甲柏”。每年清明节前，这棵古柏枝干上流出的柏液凝结为球状，阳光下宝石般晶莹闪闪。清明节一过，柏液中断，古柏从枝到干，又恢复了密密麻麻的甲痕。

黄帝陵从山巅到山脚，是不挂“保护树木违者罚款”的木牌的。在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桥山古柏，棵棵都是神树，谁乱砍全家都要遭殃的。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以行窃为生。一年冬天，天降大雪，这个人冻得实在忍不住了，便上桥山砍了一担柏树枝回家升火取暖，谁知只冒浓烟，不起火焰，越吹浓烟越大，最后把他呛倒在地，口吐鲜血气绝身死。自此以后，再没有人随便砍桥山的古柏了。现在，即使孩子捡回了枯树枝，家中的老人也会严厉责骂，责令把树枝送回原处。桥山古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保护下来的。康熙年间，一位县令想普查桥山到底有多少柏树，命人查了数日也没结果，只好作罢。1939年，中部县（即黄陵县）县长郎山调集一个民团，将桥山划地为段，编列序号，命士兵在树上依次张贴，错者罚大洋五块，打四十军棍。经过十九天普查，得知桥山共有古柏六万一千二百八十六棵，并将这一结果载入黄陵志。

1990年4月5日，我清楚地记着那一天的天气、风向甚至气温的变化。在黄帝陵，那天早晨有点凉，但天气晴朗。到了中午又有点阴，却丝毫没有影响清早就聚至桥山之巅的数万朝圣者。头一天晚上我没有睡

好，不仅仅是因为兴奋。颇具规模的黄陵宾馆那天是爆满的，一直到凌晨两点钟，从许多房间，甚至走廊的通道处都回响着激动的声音：京腔、粤语、土家语及费劲的南方普通话、陕西方言，乃至英语时起时落，一位“公祭”的组织人员告诉我，每年归来寻根祭祖的华侨、台胞都有数千人。正是这位朋友的帮助，到黄帝陵之前，我就得到了一张塑制的“九〇年公祭黄帝陵陪祭人”的绿卡。“公祭”开始后，我才知道了这个绿卡的重要。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只少数人才有把它别在胸前，便可以优越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且站入祭台中心，在三位主祭人宣读祭文之后，向黄帝有组织的鞠躬。没有这个绿卡的人只能站在外围。鞠躬这份礼仪是不宜单干的，只是在有组织的公共场所才具庄严感。我至今仍感激西安的那位朋友，在 90 年代的第一个清明节，为我提供了一次向我祖轩辕黄帝庄严致礼的机会。

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才死了呢。

黄帝不死。

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历史是在深厚的文化与思想里成体统。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方 纪

挥手之间

经典雅谈

主席的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像是表达了一种思维的过程,做出了断然的决定;像是集中了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不在场的所有革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心情,而用这个动作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当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到来的时候,领袖,同志,战友,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之间,无间的亲密,无比的决心,无上的英勇。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早,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山下的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早得了消息,见博古、定一同志相约下山,便也纷纷跟了下来,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

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近两个星期来形势的发展,真如天际风云,瞬息万变;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复杂关系。记得十号夜间,新华社的译电员带着刚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一路喊着从我们的窑洞门前跑过,不到天亮,这个消息便像一阵风传遍了延安。第二天晚上,南门外新市场上便出现了群众自发的庆祝集会。卖水果的农民,把一筐一筐的花红果子抛向空中,喊着要人们吃“胜利果实”。有些学校

的学生，把棉袄里的棉花掏出来，扎在棍子上，蘸着煤油点起火把来，在大路上游行。

当时群众对抗战胜利的热烈心情，是谁也不会觉得过分的。但是过了两天，令人气愤的消息便接连传来：蒋介石下命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阎锡山派兵进攻上党解放区……新的内战危机，忽又迫在眉睫了！毛主席八月十三日做了报告（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这几天，不要说那些烧棉袄的人不免后悔，许多人心里都憋上了一肚子气；把胜利的欢喜，化做对蒋介石的愤怒，早从精神上百倍地警惕起来。

前天延安飞机场上来一架美国飞机，这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昨天夜里，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并且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也许，那天夜里，延安的许多同志，各个解放区的许多同志，都在一种焦急和不安当中度过的吧？谁不知道蒋介石是个最无信无义的大流氓？谁不知道是美帝国主义在支持蒋介石政府挑动中国的内战？虽说赫尔利假惺惺的跑到延安来，难保不是一伙强盗做的圈套！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真是令人不安！不少同志义愤地说：谈判自然可以，这无非表示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认党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强大；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和平愿望；不能不承认苏联战胜法西斯以后，国际形势更有利于和平民主罢了。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判，请他蒋介石自己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谈不成不要紧，要打仗，战场上去见高低！

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历史是在深厚的文化与思想里成体统。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更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他蒋介石谈判!

但是,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形势下,我党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要是蒋介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和谈,发动内战,无非是他自取灭亡,革命胜利来得更快一些,如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罢了。

这正是我们党在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所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所表现的大公无私态度。毛主席的亲自去重庆,更是为国家民族,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行为!单是这一点,已大可以昭革命之信义于天下了。

送行的人群,陆续朝飞机场走去。出了东关大街,转过一个山嘴,不远就是飞机场。机场上停了一架绿色的军用飞机。记得去年修飞机场时,延安的许多同志都参加了劳动,把凿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一块块从山上拖来,一块块按直线铺平,放稳,砸结实,几十个人拉着大石碾子碾来碾去。朱总司令和许多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劳动,和大家一起唱着歌,喊着号子。当时人们都很兴奋,劳动得特别卖力气,心思想着,在延安修飞机场了,这就是说,咱们也要有飞机了,抗战形势要发生重大变化,胜利快来了。

是的,胜利来了。人们所盼望的,所流血争取的独立自由和平的生活,又要被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破坏!为了制止这种灾难,保卫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现在要从这里,从延安的同志们亲手修造的飞机场,动身到斗争的最前线去!

飞机场上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聚集了上千人。但是,谁也不讲话,沉默着:整个机场上空气十分严肃,就像是在前线,战斗将要打响前的一刹那。

汽车的马达声清晰地传来，人们一齐转过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驶出山嘴，驶入机场。车上跳下周恩来同志、王若飞同志，后面跟了穿着整齐、身佩短剑的张治中将军。按照当时的情形，张治中将军在延安人眼睛里只能是一位尴尬的角色；何况他那一套标准的国民党将官制服，在飞机场出现，就显得十分不自然了。这种不自然，大约他自己也感觉到了，站在汽车跟前犹豫了一下。这时，博古同志迎上前去，和他握手寒暄，似乎还开了一句什么玩笑，引得他突然高声地大笑起来。

接着又是一辆吉普车驶来。车上跳下一个美国人，戴黑眼镜，叼着纸烟，衣服特别瘦，特别短，这使他显得脸比胸膛宽，腿有上身的两倍长，这就是美国的所谓“特使”赫尔利了。

人们转过身去，鼓起眼睛望着他——当然不是表示欢迎的意思。这一点，赫尔利是分明地感觉到了。他犹疑地站在吉普车前，一手扶着车门，一手叉在腰间，像是在估量当前的形势。等了一会，看到人群只是静静的，望着他，于是挥一挥手，纸烟也不拿下来，朝人们喊了一声“哈啰”，便急匆匆的朝飞机走去。

谁也不再注意他，人们又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一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篷子的中型汽车正转过山嘴，朝飞机场驶来。立刻，人群像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风，成一个整体地朝前涌去。接着，又停下来；正当汽车站住，车门打开的时候，机场上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毛主席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完全是像出门做客一样。这立刻引起人们一种深切的不安，和离别的情绪，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在延安人的记忆里，主席永远穿一套总是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他的伟岸的身形，明净的额，温和的目光，热情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杨家岭山下散步时的大道边。主席生活在群众中间，生活在同志们中间。主席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人们是熟悉的，理解的，怀着无限信任和爱戴，团聚在他的周围，